

长篇小说

草草儿

豫军印

有窝草草儿
里头有群蚂蚁儿
蚂蚁儿，蚂蚁儿
为了找吃
硬是有点板眼儿

李华◎著



黄河出版社
阳光出版集团



李华，一粒民间散盐，一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幸拜谒文学殿堂以来，一路战战兢兢，才勉强有了自己的一点儿墨痕，现已出版各类文学作品38部。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团体委员，四川省自贡市作家协会主席。涉猎的范围有儿童文学、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先后获得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四川文学奖、天府文学奖、四川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海南省优秀出版物奖、浙江省优秀作品奖、自贡市新时期优秀作品奖等。现已在各类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达500万字。近年来致力于本土写作。《草草儿》是“人间真情”三部曲的第一部。

责任编辑：申佳 惠文俊 装帧设计：圣立文化



敬请关注
微书店



敬请关注
淘书店

草草儿

长篇小说

在一个名叫猴子石的小镇，一群生活在底层的人们顽强地生存着。本书讲述了他们的爱恨情仇，表现了人们坚韧不拔的意志，谱写了一幅人间自有真情在的美丽画卷。

上架建议：文学·小说

ISBN 978-7-5525-2988-3



9 787552 152988 >

定价：43.00元

长篇小说

草草儿

李华

李
华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草儿 / 李华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525-2988-3

I. ①草…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1488 号

草草儿

李华 著

责任编辑 申 佳 惠文俊

封面设计 圣立文化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13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四川西南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2446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2988-3/I·868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有窝草草儿，
里头有群蚂蚁儿。
蚂蚁儿，蚂蚁儿，
为了找吃，
硬是有点板眼儿。

——猴子石镇民谣

—

梁鲫壳甩手甩脚走过黄街子，靠左猛一拐，几窜几窜过了刘幺娘家的门，一下愣了，咦，怪事了，曾五葱葱儿公然不在。立刻用眼团转四邻扫了一遍，的确不在。人不在，葱葱儿不在，连影影儿都不在。王二妈，曾五葱葱儿呢？梁鲫壳问。曾五葱葱儿？咦，在啊。不是在这里吗？说着王二妈也奇了怪了，明明刚才都还在眼皮底下晃来闪去，活鲜鲜的，怎眨个眼就不见了呢？未必钻了地下？她真还勾头往自个儿摊摊儿底下的地面酸了酸，照样没个人花花儿。是啊是啊，哪去了呢，她？不可能呀，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王二妈的头立刻摇得像风车车。她和曾五葱葱儿是邻居，一个在这摆凉水摊摊，一个在旁卖葱葱儿。王二妈块头大，曾五葱葱儿身胚枯。王二妈那嘴巴子，啧啧，天生就利落得如夏天的雨，说来就来，噼里啪啦一阵狠砸，总有那么多话说，见人就打招呼。哎呀，哥老倌，坐嘛，坐。谁说不买我的东西就不能坐了？这板凳放这里嘛，就是盼有人来坐的哈。你不坐它，它还冰冰凉的咧。你说是不是，板凳。好像板凳长了耳朵和嘴巴似的。你还别说，王二妈这凳，刘幺娘卢三公三猪脑壳谁没坐过？连

认不着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本镇的乡下的，一四六九屁股一啪嗒。坐了，王二妈高兴了。想不想吃啥？她还问。不吃不吃，酸。被问的人话虽这样说，眼睛还是少不了往她摊儿上瞟。那些东西都贼般挤眉弄眼哩。尽管不贵重，但样样下口。玻璃杯里凉水你说安逸不安逸？要说喝它进嘴里，那是相当的安逸。尤其是薄荷，爽。那种凉悠悠，直穿肠肚，或者穿到肠根根儿直抵屁眼心儿，整个的凉透。但，仍然不能喝。喝了得拿票来比起。豌豆粑你说安逸不安逸？哪个狗日的才说不安逸。但，那是逗娃儿的。哪个平时做那玩意儿哟？平常人家，一日三餐，把肚子整饱，就是口服幸福阿弥陀佛。王二妈选这个位置摆摊，往前看往左看往右看，一看一溜趟，加上又是个坡坡，居高临下，那是要风得风，要看哪个就是哪个，不出名都不可能了。曾五葱葱儿几时偎在这里的，已记不得了。反正，她多数时候拢了袖，不哼不哈，等于没在。哦，在，只要是想起去买葱葱儿，她就在得独一无二。

曾五葱葱儿原先不是这个样子的。可原先是啥样子大家还是说不清。她不是本镇人，来得有点诡谲。记得镇上炮火响过好久又好久，解放军清理各家各户，丁是丁卯是卯地核查，就像老婆婆儿用梳，不慌不忙加慢条斯理，连个虱子恐怕都没跑得脱哟，终于把曾五葱葱儿给梳了出来。那时她可不是曾五葱葱儿。问她叫什么，她得得得，浑身抖得像筛糠，嘴唇紫乌。把她狗日的捆起。民兵队长咆哮着。好事者真把她五花大绑，勒得她颈子直伸，牙咬得咕噜噜。嗨，嘴巴子死犟，打她狗日的。真有人打。啪，啪，啪。打人的人手都感觉疼了，麻木了，她还没说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她不说，大家也晓得。有人一眼就认出她是土匪头子曾花脸曾经睡过的。啧啧，你看她那个戾样子哟。呸，还敢跟土匪头子睡，拉泡尿来照一下嘛。嗨，你还安逸，要啥子样子才可以跟土匪头子睡？说，啥子立场？说着说着，俩就红眉毛绿眼睛。好了好了，大敌当前，共同对敌。大家一阵吆喝，终于从灰包下面那个从没人去过的污水幽幽旁边的芭茅草笼笼头押出了漏网的阶级敌人。蓬头垢面，萎兮兮的，好像关了很久，好像始终没问出个啥。详细追查起来，她仅是土匪头子在路上随便抢的一个女人。本来说带在身边好啥子啥子的，没想到解放军的炮火轰得太快，土匪

头子又太过机灵老奸，脚板上抹猪油，眨个眼就溜得无影无踪，扔下个女人不分东南西北，乱躲乱钻，这不，眼看就要成为大家的重要清理成果了。唉，晓得是哪个的哟，最终没把她关进监狱，只在镇上随便找间破屋关了一阵子，关得没人守她也不会走出那屋了。而且最终，又容忍了她蜷缩在镇上这街边那街边。去，土匪婆娘。娃儿伙有事没事都去集体仇恨她。好啊，你狗日的还敢跑去跟土匪睡，睡个屁。一坨浓痰猛地飞进她蓬松乱发。随之而来的是乱踢，咚咚咚，咚咚咚，她总能遮遮掩掩，不哼哼。

把她命名为曾五葱葱儿，晓得又是隔了好久好久的事哟。人们以为她消失了。她那个长期蜷缩的角落，已经被一只狗堂而皇之地占领。好像还换过一只。没狗时，人们也会堆些捡来的树杈，以备晒干后塞灶，总之不会让那角空着。恰恰这个时候，她变个身份又在猴子石小镇出现了。那天王二妈正忙乎了好一会儿，冷不防身边有个卖葱葱儿的女人。身上倒是干干净净的，但脸上的憔悴蜡黄是相当显而易见的。哟，好像哪见过呢？嗯，你这不是，是……王二妈心里想的是，狗日的土匪婆娘还还还，你，还没死呀。可话到嘴边一下噎着了。至少从女人的角度，她发现她已够可怜，瘦精精不说，光那副怕兮兮的样子，就像前辈子做错了什么，或者，就像老鼠一不小心变成了人。你，你卖葱葱儿哈。卖嘛。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对了，喝杯凉水不。不不不。那你坐一下嘛。不不不，不坐。王二妈连续两次热情都被她拒绝，更让王二妈心里不好受。她只好说她的葱葱儿。哎呀，这葱葱才叫是好哟。是你栽的？嗯。你栽了好多葱呢？说着，勾下腰拈了一撮对空一照。嚟哟，水灵灵的，才叫嫩，我买点。你要是喜欢就拿点去嘛。她终于说话了。听那口音好像还有点远。对了，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我姓曾。哎呀，你姓曾？王二妈一下扔了葱葱儿站起来，脸马上就有了不好看。王二妈一连好几天没理她。其实，这几天王二妈心里也不好受。她老是在想，为什么百家姓里那么多姓她 not 姓，偏偏要姓个曾。那是本地大土匪曾花脸的姓啊，先人板板你晓得吗，那是随便可以姓的？你这一辈子都栽在他手里晓得不？还没受够气啊，你？为此，王二妈老睡不稳，在床上翻过来侧过去，有时候还半夜坐起，无缘无故叹气。也不知她怎么突然想明白的。我这是在干

什么哟，姓什么不是姓？土匪姓了曾她就不可以姓曾？乱弹琴！第二天她就笑容可掬地开口先叫她。哎哟幺妹，你天天雷打不动地来卖葱葱儿，不累啊。不，不累。她以为耳朵出问题了，不敢相信她会把自己当幺妹。她望她。是的，是她。是她在笑。她也咧咧嘴，没真笑。你是家里的老几？老五。哦，老五，好啊，那我今后就可以叫你曾五妹了。

但背地里，大家都叫她曾五葱葱儿。

猴子石镇就这点怪，只要认可你了，就铁板钉钉了。叫她葱葱儿是抬举她。就如洪粑粑，全镇都认为他做的泡粑至高无上，泡，甜，不酸。其他的就差这个火候啰。罗铁匠也是这样，他的菜刀、火钳那是没挑剔的，百用百灵，家家以拥有它为骄傲。现在又出了曾五葱葱儿，也算作是她本人的骄傲吧。实际上对她葱葱儿的认可，还是有相当相当大的隐忍。猴子石人觉得，或许以前对她确实有些不恭。人家被土匪抢了，奸了，没人替她报仇申冤，反过来还抓她，欺侮她，做人不可太没良心。大家自觉不自觉地都认着她的葱葱儿买。街上老中医张适才说得更安逸。没菜下饭，你就抓把切细的葱葱儿拌豆油嘛，有你美的，保证天天通气。张太医的话就是小镇圣旨，听得，违抗不得。买葱葱儿的人就一天比一天多。一般说来，小镇人不是能保证天天有菜吃，更不要说顿顿看着菜。据说供销社伙食团才有那种奢侈。有歌为证哩：供销食团天天打牙祭，杀鸡炖汤搞都搞不赢。曲谱是和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的，很有节奏。说起供销社，谁不是直吞口水？算了，不提他们那些。老百姓过日子会想自己的办法。煎盐巴下饭是第一大发明，泡咸菜下饭是第二大发明，油酥豆瓣下饭是第三大发明。煎假鱼海椒下饭，嚯，那就是安逸得很的事了，辣呼辣呼，一斗碗的饭，喇一下风卷残云。再穷的人家，肉吃不起菜吃不起，假鱼海椒还是要整几回的。假鱼假鱼，关键就在那个鱼字上。老百姓不是不爱吃鱼，而是鱼吃得再多，肚皮里还是空空的，没油润啊。但鱼的味道是绝对称道，绝对接受的。那好，就学着做鱼的样子，海椒、葱葱儿、花椒、豆瓣、老姜，包括熟油，什么都可以有，只是鱼暂时没有。没有也要当成有的样子做，倒锅里像模像样烩炒。嚯，味道出来，不说一条街，至少半个巷子的人忍不住赶紧做深呼吸。吸那味儿

过瘾啊。对了，葱葱儿就要到曾五葱葱儿那里去买。看看，曾五葱葱儿就这么极其重要着。

最主要的是，曾五葱葱儿自干那行当后，简直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摇。

这不，连梁鲫壳这样的人也火急火燎找来了。

一

命该梁鲫壳今天交好运。

认起真来，也算不得什么运，就一网见鱼。这又不是以前没见识过的。其实出门时，他还无意中望了望天，不怎么样嘛，麻灰麻灰的，四处朦胧，和每天一模一样。他人就这特点，做事不磨蹭，一上路就唰唰唰，步步见风，好像也没踢到过什么狗屎。哦对了，狗屎在很多时候是屎，在特殊的时候它摇身一变，涨身份哩。比如在被人踢着的时候，人一下觉察了，本来很腻，闷闷的，忽而一转念，嘻，这不就是撞狗屎运吗？窃喜油然而生。由此可见小镇人的自我安慰能力是多么的超凡出众。梁鲫壳一米七左右，黑红身胚，身子板直，属特精明强悍那种。拿这种身段干点其他的，那是毫无挑剔顶天立地一下彰显主心骨，可他偏偏选择了不使力，以弄鱼为生。大江大河边诞生这样的人物不算怪，方圆七十多华里听不到哗哗声，周遭馒头山，几处小堰塘，三两老水库，场那边一条细如裤腰带的香水溪，有什么好鱼可弄？是啊，大凡正常人都这么认为。可梁鲫壳不信这个邪，一弄就是二十多年，硬是弄出点名堂。好在有个梁鲫壳，猴子石镇吃鱼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别的不敢保证，每天，太阳刚刚偏西人影拉歪，他妈梁大娘便准时或端个盆子或提个桶，往十字路口一戳，鱼的腥味立刻弥漫。哇，又是个莽的。看的人用巴掌比较鱼的大小。撒巴掌为最大。三指大，一般可吃了。吃这种鱼，不失小镇人的身份。一指大两指大，哧，那算什么鱼？简直鱼花花呀，鱼的孙孙辈。堰塘里用撮箕撮的，

算不得本领。不过那种鱼煎脆了，焙焦了，就着二两酒烧烧，那还是安逸的哟。四指大的鱼出现，那就非弹几个啧啧表示赞许不可。看鱼是种风景。十字口任何时候都散着那么几个特无聊的人。久而久之，他们与无聊无关了，是梁鲫壳的职业看鱼人。他们不但要把鱼的大小形状看过，叽叽喳喳，而且要看到鱼被买走，还要想象买走以后各种各样的烹调及吃的姿态。假如一时半会儿鱼还没买家来，他们也会张望着犯愁着盘算着。晓得卢三公那媳妇要不要哟，她有奶娃儿搭。嗨，你狗日的安逸，人家有奶，奶娃儿你都眼睛绿黝黝的哈。说的人故意把奶字顿开。那东西是轻易提的吗？一伙人就嘿嘿嘿。卢三公晓得你狗日的背后说他媳妇坏话，看他不捞锄头砍死你。有人趁此乱报信，糟糟糟，卢三公来了，是提着刀来的哈！大家哄一下散开四走。

叫他梁鲫壳，是说他弄到手的鱼以鲫鱼为多，或者说，基本上都是鲫鱼。是鲫鱼又怎么了？猴子石这地方，能产鲫鱼就相当不错了。田头的鲫鱼，鳞泛黄，瘦，没见过世面似的，惶恐不安；塘头的鲫鱼，鳞带青，有点活泛急跳，把水溅得像放火炮；那水库头的鲫鱼，硬是肥妞妞娇滴滴的搭，羞羞答答，头不肯轻易露，不说吃，就是看起也舒服。要不然那么多人每天去十字口干什么，那是借鱼养眼啊。猴子石镇就这几条街几条巷，闭起眼睛都走不错，有什么意思？还是梁鲫壳的鱼安逸，每天都不一样。昨天的鱼，唉，就差这点鲜活，可能路上没喂着水。鬼扯，哪天的鱼不活？未必然人家梁鲫壳还会是卖死鱼的？我几时说了梁鲫壳卖死鱼了？你敢说你没说？那你赌个死人咒。一咒二咒，咒得你黄皮寡瘦。发咒的人眼睛几翻翻，表面看起来特认真，实际上同样涮你没商量。看看，就着一个鱼的卖点，大家总有说不完的话。这就是猴子石人的特性。梁大娘一般不开腔，任大家随便说。大家能围在身边七嘴八舌，实际上对梁家是种安慰和认可。梁家，当然首先包括梁鲫壳。

说来不相信，梁家是黑人。这镇上其实真还有不少黑人。当然不是非洲拉丁美洲那边的从骨子里就黑的黑人，而是地位身份的黑。猴子石这地方，别看不怎样，国家地图上没个点，场头场尾没插个牌，火车开不进，飞机不从头顶过，可仍然区分两种人，一是居民，一是农民。居民发户口、粮食本本，有粮油供应，肉有计划；农民则全靠

自己解决温饱油嘴及诸多事宜。农民出身的梁鲫壳不知哪来的觉醒和倔强，就不肯回归祖祖辈辈勤劳的土地，带着娘、女儿加自己仨，赖在并不怎样的猴子石镇，生死不和田坎续缘。哪怕在场口搭个茅草棚棚，煮稀饭舀羹羹偶尔沙炒胡豆度日，受人白眼。农村，即便动用九条牛往回拉，不去不去就不去。要去，得换一种方式，这就是弄鱼。鱼不在小镇啊，必须在那土围起来的水幽幽里。再大的围水之地，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个随便出入的坑。只要能把那些神秘的东西弄起来，日子就不再是栽秧打谷，至少，家人不用全部晒太阳，屋檐下养养祖辈遗传的粗皮肤也是特有意思的。镇上人家也就一个月二十五斤米，粮站买回，白花花刺激。梁鲫壳从来都知道，那东西一煮熟，就是气力，就是日日月月。但这些都难不倒梁鲫壳，他捕鱼换粮，一天两斤粮票肯定是换得到的。粮站买米的感觉绝对不是风簸风谷糠的感觉。每每去到粮站，梁大娘都不急着买，而是在旁边深深吸一口那种自己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假居民气息。颗颗都是米啊，那么一堆堆，人直接在上面踩，生产队哪有那排场。

说不出梁大娘对自己儿子有多心疼。稀饭，她舀最干的给他吃；麦粑，她挑最厚的那块给他吃。她家是坚决不吃红苕的。她认定吃红苕是回到农村岁月。记得他爹饿死那年，她悲痛得天昏地暗，眼望瘦骨嶙峋的儿子，不知往后日子怎过，差点没抱养与人。可真应了那句老百姓的话，东边太阳西边雨，不几年，儿子就学会捉鱼鳅黄鳝，接下来又会摸鱼。最想不到的是，他凭着那本事公然娶了个老婆，虽说老婆命薄和他没过几年好日子，但还是留下了一个女儿，平添了一家人的血缘和生气。儿说，娘，今后我捉鱼养活你。不，那东西不能当饭吃。能，你瞧着吧。就这样，梁家儿子一步步挪腾到今天，成了小镇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

梁鲫壳对周遭几十华里基本了如指掌，倒背如流，哪天去哪就像排了日程。今天这地方，是他一个月前路过时就瞄准了的。这口堰塘阴，路毛边，过的人一定少，而且他瞧见了有水花子在悄悄犁。悠闲着哩，它们。他即刻乐歪了嘴。不过，他很能忍。挨过一些时辰又一些时辰。有人说，会弄鱼的人都会藏一些窝子，等到连续几天不顺手时，再去那换个好手气。不知咋的，昨天前天都是革命英雄白跑路，

没几个像模像样的收获。所以今天无论如何得有惊喜。还算好，就在那网坠飘然落水的瞬间，他一下感觉出，嗯，对了，实在了。收起网赶紧一看，嚯，两斤七八两有，还是红尾巴的。换几斤粮票应该不会有问题。

三

镇上有个门面不怎起眼，但叫得怪，营业所。起先大家对营业所是干啥的并不了解，以为又有稀奇东西卖。结果去那儿一看，咦，没吃的穿的，只有柜台。台里俩埋头女人，算盘珠子倒是脆，噼里啪啦又噼里啪啦，基本上没个停息，像歌。那手才叫灵巧，只见几根拇指闪电般上下，谁看不是傻呆呆。干什么的？一银发老头忽然里门闪出。嘿嘿，不，不干什么。要存钱吗？存钱？哦不不不。脑袋立刻摇得像风吹竹叶哗哗晃。这世界哪有钱存。说着就捂自己的口袋，就伸脖子往柜台里望。哇，真钱，还一沓沓垒。恰好这时一阵叮叮当，一辆自行车拐进来。送钞人黄大炮到。说他大炮，是因为他声如洪钟，无遮无拦，什么事也不避讳。快点快点，钞来了，接住。说着便把一麻袋咣咚扔在柜台上。点一下哈，一共一万三。哦快坐快坐。你看你，把你累的。银发老头真不知咋感激黄大炮了。来，擦擦汗，来，喝点水。嗯，我是要喝点水了。黄大炮接过盅，仰脖就是咕噜噜。啧啧，你们这段路，我平时最多骑一个半小时，今天公然超了二十多分钟，那个自留坎硬是把我整惨了，没得法，只好推着走。这黄大炮平时在支行，就门口端坐如门神，鬼一样盯人进进出出。有送钞的事了，才想起叫他。喂，大炮，你去跑一下猴子石镇。好嘞。他把单位配给的盒子炮肩上一斜挂，一个偏腿就上了自行车。从县支行到猴子石镇，虽有条公路，可没多少自行车，偶有几个匆匆赶路人。他那个样子，就像黑白电影中的汉奸出门，自行车绞得咣当咣当。衣在飞。到了基层他更大大咧咧。是啊，没他送钞，营业所怎周转？现在钱来了，就堆在办

公桌上。钞票有五元一捆的，五角一捆的，一角一捆的和一元一捆的最多。出纳点个大数，说，拿单来嘛，我盖个章。所有进营业所的人都被眼前如此多的钞票惊得大气不敢出，走不是退不是，瑟缩着，屏息着，自觉不说不动。好在这个过程并不长。黄大炮看看没出错，说，我去隔壁吃碗酸辣面，吃了就回。支行还有事，说不一定明天又要到赵化送钞。要得，你去吃嘛。吃了我来开钱。

这一切好像都与银发老头有关。其实不是。

银发老头姓吴，大名玉成。如果单看他那样子，皮薄肉嫩，面泛红光，气宇轩昂，像什么官，或什么名门知识分子。他说他是安徽黄山脚下的人。可口音不像，习惯也不怎像，完完全全猴子石人嘛。他还说有个儿子当了中国人民的兵，四个荷包的那种哟，很气派威武的哈，走路一律唰唰唰。最滑稽的是，他公然耸耸肩，轻轻一笑，说，这里好，我就喜欢这里。实际上他不得不喜欢这里。县支行把他弄到猴子石镇营业所来，不是加强工作而是来接受改造的。他反过革命哩。啧啧，那可不是开玩笑，没被杀头就算侥幸。不过看上去他不带杀气，慈眉善目。多看几眼，反倒看出些许亲切。还是要多读书。看见年轻人看自己，吴玉成总忘不了说这句话，诚恳至极。看见年纪大的，同样说，叫你娃娃好生读书，千万不要浪费光阴。奇了怪了，好像天下人只有他才知道要读书，而且他凭什么劝别人读书？听说他出事就因书读多了。刚参加工作那阵，只要有团体活动，诸如唱歌啊跳舞啊，他那读过书的脾性总忍不住要出风头，不是指挥就是率先下舞场。他那种风度翩翩确实招摇了好一阵。可就在他得意忘形时，一次为庆祝国庆，单位做灯笼，他自告奋勇画花边。好专心哟，熬了整整一个晚上。好是好看，谁知有人左看右看，看出了那花边图案竟是国民党党徽的变形。天啊，这不犯下大忌。那还了得，资格现行，立刻抓起来斗争，批判会开了无数次又无数次，终于念其认罪态度端正且成分低，从省分行下放到县支行，又由县支行再下放到猴子石镇营业所。怎说呢，他是那种旗倒神不倒的人。帽子可以随便戴，省上工作过的气派怎也不会丢。卖弄，指指点点，倒像管全面的。这样吧，你自个儿看着办，能做啥就是啥。营业所李主任是个糍粑心肠，不打算为难他。也难怪，这地方不容易来个省上工作过的。嗯，好。他会计出纳均会，

谁搞不赢帮个忙没问题。扫地抹柜维持秩序，包括帮伙食团买点菜割点肉什么的，他一律乐颠乐颠。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

实在啊，天高皇帝远，一地庶民百姓。他一个人窝在小屋里喝小酒酒的时候，总觉得心里从此有了初步的甜滋滋。

遛街是他五十大几的一大乐趣。虾怎卖？他问王二妈。哎呀，这是娃儿伙吃的，你问来干啥。嗨，这你就不懂了，下酒可以哩，贼香。一粒一粒嘴里送。下酒？王二妈拿起舀虾的勺晃了晃。三分钱就这么一点点，你够？你看你看，你真不是吃酒的。酒嘛，不在乎菜的。说着就像醉了几分，眼眯缝得星亮。人啊，只要有个东西逗嘴巴就可以了，神仙不一定天天都在天上，懂吗。吴玉成说得那么神乎其神。那我就多添你一点点，看，冒尖尖了哈，如何？好嘞好嘞。吴玉成赶紧掏钱。他是那种一人饱肚全家不饿的人。说起来他还是有个家，可老婆孩子几千里以外，安徽黄山早已和他了无关系，十多年杳无音信也无所谓。反正一月十八元生活费，在猴子石镇，省点，紧点，身子还是可以养得滋滋润润。王二妈的沙炒胡豆他吃过不少。泡咸蛋偶尔也奢侈一下。曾五葱葱儿那里其实也不断光顾，做鱼用啊。营业所的李主任是个爱吃的人，尤其是鱼。梁鲫壳已经掌握了这个规律，只要鱼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又怕死了掉价，赶紧往营业所送。价可以压，但必须得买。吴玉成在这当中有点桥梁作用。买得买得。他竭力劝自己的主子营业所李主任。要不你就再少五分钱嘛。四毛五？梁鲫壳问。好好好，就四毛！把角票说成毛，是城里人和小镇人的区别之一。差不多了，再少就没搞头啰。他又紧急转换角色帮梁鲫壳说话。得，生意成交。

今天是个例外。梁鲫壳亲自提了刚捕到的鲤鱼上街。娘，你在家歇着，我也好多天没上街了。这身子骨还是要到街上晒晒才舒展。说了就自个儿旋颈子，甩胳膊抡圈。娘不和他争。去吧去吧，早点回来。梁鲫壳省了端面盆，直接用谷草穿了鱼嘴，摇摇晃晃和他大爷他大伯满街点头打招呼。嚟，好大。嘿嘿，一般般，不大。活的？怎不是活的？看腮，鲜红。梁鲫壳之所以要提了鱼穿街而过，就是要和大家分享胜利成果。他一天到晚草丛田坎上穿梭，人们仿佛忘了他似的。不

说别人要拿自己当黑人看，自己都黑不见镇了，那在镇上住着还有啥意思。晓得镇上又有啥子变化没有。吴玉成街边点了一支烟，刚抬起头。吴大爷，哪去？梁鲫壳问。哎呀呀，这不是梁鲫壳吗，看看，捉什么回来了。没捉啥，就鲤鱼。嗯，我估摸有三四斤吧。吴玉成掂了掂鱼肚。没得，只二斤七两。你准？错不了。咋卖？还不是那么多。那么多是好多？梁鲫壳周遭看了看，压低声，最好直接粮票。哦，那东西有危险。实际上这番话有点多余。他们也不是没交易过。是的，国家规定，倒卖粮票是犯罪。但小镇上谁保证得了不买卖这。没工作的，一个月至少要卖十斤粮票。稍微有点事，还得下狠心再卖。没法呀，闲散人员比比皆是。晒太阳傻坐以及东游西逛那是实在没法子。气力，有时候想起来真还不是个东西。嘿嘿，谁没有？谁轻易派上用场？现在而今眼目下，想当个搬运都是痴心妄想。所以梁鲫壳，生活比镇上好多人都好。吴玉成眨巴了好一阵，说，我估计李主任一家也吃不了。这样吧，我想个办法动员伙食团买下，怎样？还给你粮票。那，当然好。梁鲫壳要的就是这种结果。不过你还得压一点。说着吴玉成和梁鲫壳比划起手势。一会儿晃动九根指头，一会儿弯下根指头，只八根指头摇摇晃晃。总之他们的事，他们懂。吴玉成最后把鱼提过手，说，哦对了，算你帮我，去曾五葱葱儿那儿买点那东西。我回去早点把它整出来，怕死硬了，臭。这不是简单又简单的事吗？梁鲫壳想。

四

猴子石镇隆昌街方向出场口过了茨竹林再走十来步，有个废了的砖窑。说是废的，其实完好无损，里面的黑砖黑石保存得静悄悄。这社会也是，没砖的时候，特需要砖来支撑什么，等到处心积虑烧了满满一窑，又一时半载用不了那么多。关键是，猴子石镇的房子尽管破破烂烂，都没谁急着要修啊。这不，还有几溜泥砖码在那纹丝不动。